

海依·尤利烏斯著



原子能



作家出版社

原 子 能

三 幕 劇

匈牙利 海依·尤利烏斯著

傅 章 邱崇仁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原 子 能

海依·尤利烏斯著

傅 韋 邱崇仁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環 裕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41) 字數：79 千

開本 $31^{\frac{1}{2}} \times 43^{\frac{1}{2}}$ 印張 $4\frac{1}{2}$ 插頁 0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數 0001—3500

定價 (3) 0.4 元

Julius Hay
ENERGIE

Henschelverlag, Berlin, 1952

內 容 說 明

海依·尤利烏斯是匈牙利的現代劇作家，一九〇〇年誕生於匈牙利的阿班尼鎮，青年時代曾在德國從事舞台設計工作。從一九三一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止，他曾寫了“上帝，皇帝和農民”、“存款”、“審判日”等許多著名的劇本。一九五一年，他寫了描寫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後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劇本“生活的橋樑”，獲得了一九五一年的柯樹特獎金。“原子能”是他的近作，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原子能科學家在原子能研究工作中的兩條路線的鬭爭。作者以兩位匈牙利原子能科學家的研究工作為中心，揭露了美帝國主義力圖把原子能使用於製造原子武器的事實，說明了一切正直的科學家怎樣努力於使原子能應用於全人類的和平建設事業，並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現據德文譯本轉譯。

定價四角

人物

西格蒙·貝瑞斯雷尼教授 原子物理學家

嘉波·巴孔尼教授 原子物理學家

尤哈茨博士 原子物理學家

史坦尼斯拉夫·格利勃教授 原子物理學家

西蒙·哈爾德 原子物理學家

嘉斯東·穆尼耶教授 原子物理學家

芭芭拉·希爾頓 女數學家

尤狄特 貝瑞斯雷尼的妻子

米克洛斯·布達 參贊

阿拉達爾·鐵摩特 商人

詹姆斯·摩爾頓 大工業資本家

艾林諾·格蕾 女新聞記者

茹絲·斯蒂德 女秘書

山陀爾·封·卡查賽 前國會議員

厄爾文·波凱博士 從前的律師

奧埃根·賓莫托 從前的滑冰家

吉色拉·哈克爾 女新聞記者

胖子 新聞記者

瘦子 新聞記者

大學生、校役、新聞記者、侍者各數人，遊行示威者多人

地點

布達佩斯、加利福尼亞和巴黎

時間

一九四八—五〇年

第一幕

布達佩斯大學某科學研究所的會客室。古老而陰森的建築，一部分已現代化。一面與接待室相連。側面有門通向貝瑞斯雷尼教授的住宅。後面是實驗室入口。

嘉波。巴孔尼教授，三十八歲，身單白亮，工作服，自實驗室走出。他心神極爲不寧，不知作什麼好，從架上取下一本書，念了不到兩行，便又廢然放下。心事重重地茫然望着前面。

尤狄特，貝瑞斯雷尼教授的妻子，三十二歲，從研究室出來，背後跟着兩個校役。她在校役的幫助下佈置屋子，準備舉行一次小規模的招待會。她把桌子放好，鋪上檯布，又擺上一個托盤，裏面有抹了奶油的小麵包和餅乾，還有酒瓶，杯子等器皿。

校役下。

天色慢慢地昏暗下來，實驗室從開始便燈光通明。

尤狄特 嘉波！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巴孔尼 （慢吞吞地轉向她）你從哪知道這兒發生了什麼事呢？

尤狄特 這並不難看出來。總有點什麼在瞞着我。

巴孔尼 你這是怎樣想的……

尤狄特（湊近他）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今年秋天我是不是還應該再去上大學？我已經念了四學期了。今天我終於打定主意問了問西格蒙……我想完全按照他的回答決定一切。

巴孔尼（逐漸感覺興趣）哦，他的回答究竟怎樣呢？

尤狄特 他非常奇怪地瞧着我。在這兒嗎？他問我。在布達佩斯嗎？他只說了這幾個字。

巴孔尼 噢……噢……

接待室內有門鈴聲。

尤狄特 還有人來？

巴孔尼 就是這麼來來往往的，把人的頭都攪昏了。新聞記者也往實驗室裏跑！我真想跑到什麼地方去躲起來。

尤狄特 你這幾天太興奮了，在什麼地方也是安不下心。（看了看一本書）就連看書，也是選了一本最富於刺激性的……『原子戰爭』。

實驗室的燈光熄滅。

巴孔尼（覺得在這裏也不舒適）我得回實驗室了。（欲下。）

吉色拉 一位非常年輕的女記者，走進來。我把時間給誤了嗎？我一定得寫一篇通訊，介紹一下貝瑞斯雷尼教授今天的兩個實驗。校役說，實驗室的燈一滅，就不准進去了……

尤狄特 那麼……請您到接待室裏坐一會好不好？

吉色拉 我叫吉色拉·哈克爾，是「電訊晚報」的。我怕來遲了一步。（攔住巴孔尼的去路）

您就是巴孔尼教授吧？

巴孔尼 不錯，是我。

吉色拉 我叫吉色拉·哈克爾。您是要和貝瑞斯雷尼教授一道去日內瓦吧？

巴孔尼 是的。

吉色拉 去參加物理學會議？

巴孔尼 是的。

吉色拉 我認識您，從新聞片子上。這是我的本行。我們這種人就是賭的眼力。（轉向尤狄特）

狄特 您是巴孔尼教授夫人吧？

尤狄特 不對！那是我的妹妹。我是貝瑞斯雷尼教授夫人。

吉色拉 （被這名頭嚇得口張舌結）嗨！我這人。（突然間）您或許能作件好事，把我護送到那間

暗室裏去吧。我雖然來晚了一步，可是我是報館裏派來的。

尤狄特 教授不喜歡這時候再有人把門開開。不過……（看了看門上的信號燈）信號燈還沒有亮，我們也許還可以試一試……

吉色拉（態度完全改變）您簡直是個天使，親愛的！（跟在尤狄特後面）我停一會再來看您，教授！

尤狄特小心翼翼地打開門，和吉色拉輕輕地走進去。——驛場。巴孔尼不安地跳來跳去。電話鈴響。巴孔尼拿起聽筒。

巴孔尼 不錯，我就是——（高興地）你好，米克洛斯……（感到驚異）噢？那我可太——高興了……那麼我等着你。（掛斷電話。）

阿拉達爾·鐵摩時，大約四十來歲，從實驗室裏走出來。

鐵摩時 是我的電話嗎？

巴孔尼 不是。是參贊米克洛斯·布達從外交部打來的。他要到這兒來，看看我們的實驗。

鐵摩時（帶着幾分驚慌）米克洛斯·布達？他幹嗎想起往這兒跑？（聳了聳肩）再說……
巴孔尼 可惜……這些實驗實際上還沒有什麼重大意義。

鐵摩特 這對他倒是無所謂。只要有閃光，他能看上一眼，有霹靂拍拉的聲音，他能聽上一耳，也就行了。對於這些同志，這就算是起了作用了。實驗也許多少還放出些臭味吧？

巴孔尼 沒有什麼味兒。

鐵摩特 可惜，這一點倒是隨便哪個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尤狄特 (回來)我總算把這個小鬼順順當當地送進黑屋子裏去了。

巴孔尼 還沒開始嗎？

尤狄特 還沒有，尤哈茨教授還要先講一講實驗的儀器。(像一個親人般親切地對巴孔尼說)

我覺得很不安，嘉波……

巴孔尼 怎麼？

尤狄特 剛才那個小傢伙無心說了那麼一句話，又讓你難過了。

鐵摩特 她闖了什麼禍嗎？

尤狄特 又有一個人把我看成我的妹妹了！——瞧瞧我，嘉波！我長得真像她嗎？我可

不能夠替代克利斯塔呀！

● 克利斯塔是巴孔尼教授的亡妻，尤狄特的妹妹。

鐵摩特 已經過了四年了。四年裏什麼傷口都該結疤了。過了四年，就是最深的彈坑也該長滿青草了。可是直到今天……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年……（着重地是的，嘉波，你真不應該再繼續就在這個地方了。）

尤狄特 （留神地聽着）不應該再就在這地方？……你為什麼這樣說？

巴孔尼 （想把話頭岔開）我去告訴他們布達的事。他們該等他來了再開始實驗。

鐵摩特 不錯，一點也不錯。

巴孔尼走進實驗室去。

尤狄特 我相信，我丈夫剛才瞪了我一眼。——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新聞界到底是新聞界……

鐵摩特 對。新聞界到底是新聞界。一點也不錯，怎麼，什麼都預備好了。抹油的麪包？酒？還有白蘭地？

尤狄特 這本來就是我的事，鐵摩特。

鐵摩特 雪茄，香煙，糖果……等第一個實驗作完了，大家等着作第二個的時候，哪個人都得手裏拿得滿滿的，嘴裏塞得滿滿的。

尤狄特 這是家務事情，鐵摩特。請您別發表意見，讓我一個人來辦……

鐵摩特 這是買賣啊，美麗的太太。請您允許我，千萬准我發表發表意見！

尤狄特 買賣！我們家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字……鐵摩特先生！如果您已經餓了的話，

您儘管可以先吃個小麵包。（走進住室。）

鐵摩特 （停頓片刻後，自言自語地）如果您已經餓了的話！我們兩人究竟誰養活誰呢，美麗的太太？他走到電話前，不耐煩地撥號碼。

同時接待室的鈴響起來。鐵摩特等著接線的時候，校役打開接待室的門，讓艾林諾·格蕾走進來。她是個美國新聞記者，肩上掛着照像機。鐵摩特匆忙的掛上電話。

鐵摩特 格蕾小姐！我正要給您打電話。我怕您不來了。您把那個東西帶來了嗎？

艾林諾 當然帶來了！（從袋中取出一個信封）可是您再考慮考慮：現在我就來把這件事和盤

托出，究竟時機成熟了沒有？要是到了日內瓦再把這番道理告訴教授，是不是更

適宜，更簡單？

鐵摩特 巴孔尼這個人，是不會偷偷摸摸就離開他的工作崗位的，他是受了政府的委託

去日內瓦，而不是到什麼別的地方去。他如果要到別的地方去，說不定就會先從日內瓦跑回來請求批准，請求假期……不成，一定得讓他在這兒打定最後的主意再動身。

艾林諾 那麼好吧……把信封遞給他。

鐵摩特 (看了一下信封，很快地放在口袋裏) 米克洛斯·布達立刻就來。從外交部來。

艾林諾 (有些不安) 米克洛斯·布達？來幹什麼？(聳了聳肩膀) 他來只是爲……(賭氣似地點上

一支香煙。)

鐵摩特 我們必須和他搞好關係。從上次大選後，他那方面的人已經把政府把持在手裏了。

艾林諾 我知道，我知道。

鐵摩特 而且我們那位良善的巴孔尼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

門鈴聲。校役開門，讓米克洛斯·布達進來。他是巴孔尼的老朋友，從他的舉止上看得出來他是工人出身。

布達 晚安。

鐵摩特 歡迎，參贊先生……參贊同志！非常高興會見您。巴孔尼一定會非常高興的。

(介紹) 這位是艾林諾·格蕾小姐……布達先生……

布達 (幾乎不令對方覺察地打量了她一眼) 我們在記者招待會上就認識了。

艾林諾 (同樣地) 可不是！可不是！……

鐵摩特走進實驗室，布達和艾林諾啞口無言，兩個都無話可說。巴孔尼匆忙地從實驗室出來。

巴孔尼 晚安，米克洛斯！晚安，格蕾小姐！

布達 晚安，嘉波。

艾林諾 晚安，教授！

巴孔尼 謝謝您到這兒來。

布達 謝謝您的邀請。（母寧是對艾林諾說）部裏傳說，很多外國記者都專程來訪問這所科學

研究所，我也被好奇心打動了。

布達和巴孔尼像熱誠的老朋友似的握手。

艾林諾 要是我的動作快一點，這真是一個很精彩的鏡頭！是老朋友嗎？

布達 我們從小就認識。他的父親是一家水泥廠的工程師。我的父親也在那裏趕馬車。

艾林諾 （有些厭煩地）真是有趣的新聞材料！

鐵摩特 （上場，信已不在身邊）一切都準備好了。

巴孔尼 那麼就請你們……

鐵摩特 請您把香煙扔在這兒吧，小姐……（艾林諾因為扔香煙而落在後面，鐵摩特趁機對她說）貝

瑞斯雷尼教授謝謝您那封信。

艾林諾 他沒有說什麼嗎？

鐵摩特 他什麼不說我也了解他。

布達，艾林諾，巴孔尼走進實驗室。鐵摩特在他們後面關上門。不久信號燈就亮起來。這時候尤狄特從住室裏出來。她端着一盤子小麵包、點心和飲料。兩個校役幫她擺好，便蹣手蹣腳走開了。尤狄特進來的時候還趕得上看到艾林諾的背影消失在實驗室門後。

尤狄特 鐵摩特！現在您要告訴我，這兒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鐵摩特（沉默了一會）後天就要啓程到日内瓦去。兩位教授的這次旅行在本地和外國的報紙上都會引起一些轟動，這在我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尤狄特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知道，你們暗地裏還有些什麼別的花樣……（坐下）您說說吧！

鐵摩特（踱來踱去，然後在尤狄特面前站住）美麗的太太！我一生走南闖北遇到的最美麗的太太……

尤狄特 這是個開場白。請說正文吧！

鐵摩特（興奮地）兩年半以來我一直任貝瑞斯雷尼教授身邊當顧問，當各種雜務事的管家婆，或者隨您的便愛怎麼叫都成。

尤狄特 這事我知道。

鐵摩特 您在這裏看到的，都是我的成績。貝瑞斯雷尼教授活動的狹小的範圍本來不是